

国仇

程海 著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/1450

2008

程海
著

国 风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风/程海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8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203 - 2

I. 国… II. 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7420 号

国 风

作者: 程 海

责任编辑: 姜 琳

装帧设计: 孙江宁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21

版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203 - 2

定价: 24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星期天，吴轨闲着无事，便去了泾水市文化街。

泾水市位于西安和咸阳一侧。西安和咸阳虽都是古都名市，但相距不过五十华里。近年来由于城建频繁，各自的校园区、工业区、居民区互相不断蔓延靠拢，有的地方已呈胶着状了。泾水市虽小，由于与两市毗邻，沐浴其经济文化余辉，自然也百业兴隆。尤其是文化街上的古玩字画生意在西北五省也是很驰名的。

吴轨在市艺术馆工作，爱好书画，也爱好读书、写作、收藏。他是一个对历史与文化十分敏感脆弱的人，甚至是一个很神经质的人。比如看画，一个很见功力的线条或一片极有魄力的泼墨，都会使他感动以至下泪。再说读书，每读到一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或好诗词，更是要泪水婆娑了。

这样一个人，偏偏又生在这么一个历史文化悠久深远、丰富厚重、交叠堆积的地域，这便像酒虫偏偏生于储藏千年的佳酿之中，怎能不情怀激奋，欢欣鼓舞，如痴如醉，如癫如狂呢！

站在原野上，每每看到不远处起伏伏绵延不绝的周公陵，唐王陵（唐太宗陵），姑婆陵（武则天陵），以及汉高祖长陵，汉惠帝安陵，汉景帝阳陵，汉武帝茂陵，汉昭帝平陵，汉元帝渭陵，汉成帝延陵，汉哀帝义陵，汉平帝康陵，等等，等等；每每想起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故事诸如商鞅变法，荆轲刺秦，完璧归赵，白起引剑，指鹿为马，火烧阿房，昭君出

塞，冯唐易老，举案齐眉，马嵬兵变，等等，等等；每走到渭河北岸的新石器遗址，看着连片的灰层、灰坑和先民们磨制的石、骨工具和带彩的素面的碗、罐、盆等等陶器，每看到古墓荒冢边的断垣残壁，秦砖汉瓦，以及带釉不带釉的汉罐、汉猪、汉狗、汉灶，等等，等等（在咸阳窑店村，一个农民在路边的破砖烂瓦中，竟一脚踢出了吕雉的“皇后之玺”，足见这块地方地下文物的丰盛）；每读到《诗经》中的诗句：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”，李白的诗句：“狂风吹我心，西挂咸阳树”，杜甫的诗句：“耶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”，许浑的诗句：“溪云初起日沉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等等，等等，便不由感慨连连，思想随即和这些古人、古事、古迹、古物融合集结在一起，经纬纠缠在一起，心旌随之摇曳，情绪随之激荡，那些千秋万里的陈年旧事，竟又时不时地在他敏感多情的眼眶里催下泪来。

这几年，咸阳北塬常常发生盗墓事件。每当秋季，成片成片的玉米长成青纱帐的时候，泾水市人便在静夜里不时听到雷管爆破泥土的沉闷的响声，于是叹息又有人在那响声处盗墓了。盗墓人大多是当地农民，他们有一句口头禅：“要得发，挖！挖！挖！”虽然警察频频出动抓捕，然而雷管爆裂声仍会在短暂沉寂一段时间后稀稀疏疏地发作起来。

这响声一波又一波传出青纱帐，传出泾水市，又一波又一波传到南方和港澳地区，文物贩子们被这罪恶的响声诱惑得馋涎欲滴，纷纷携带着信用卡和成捆成捆的钞票，来到咸阳北塬的农村和各个古董古玩市场，像鬼鬼祟祟的乌贼一样到处游弋。

当然古董古玩市场上更多的是正当的家传的东西。另外还有大量的作假仿古的赝品。可谓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。然而都面貌相仿，如同孪生姐妹一般，非行家里手绝分不清孰真孰伪。

此刻吴轨正穿行在文化街这片古玩市场上，那些真真假假的古董古玩五彩缤纷辉煌耀眼地排满了街道两厢：有原始时代的石斧，石刀，骨针；有新石器时代极具红山文化特征的彩陶，玉猪，玉龟，玉鸟，玉蝉；有商代的妇好鸮尊，四羊方尊；有周代的夔纹牺尊，毛公鼎，散氏盘；有汉代的竹节熏炉，星云纹镜，汉印，汉罐，汉俑；有唐代的海兽葡萄镜，双兽

双鸾花枝镜，三彩骆驼，蓝彩美女俑；有宋代赵佶的《柳鸦图卷》，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；有元代画有鬼谷子下山图的青花瓷罐，青白釉僧帽壶，蓝釉白龙纹墨瓶；有明代的青花缠枝莲折沿洗，釉里红三鱼纹高足碗；有清代的青花雄鸡牡丹纹尊，墨底素三彩花卉纹方瓶，珐琅西洋人物盘。另外还有各种玉器、钱币、手炉、鼻烟壶、刀叉、核雕、琉璃杯、玛瑙坠、紫檀珠、翡翠腰牌、碧玺帽顶、象牙杆戥子、鲨鱼皮眼镜盒等等的小物件儿，一齐林林总总，千姿百态，珠光宝气，一望无际地展现在吴轨面前。

吴轨这儿走走，那儿看看，拿起一个物件儿端详半天，又拿起另一个物件儿问问人家价钱。他每走到这种地方总是十分亢奋，因为那些物件儿其实是一个又一个微缩和凝固了的历史，或者说是一个又一个渐去渐远的时代的碎影和残屑。它们用艺术为历史提供了种种精致的证明，它们用一种无言的深沉向人们昭示什么是正义与德范，什么是谎言和巧饰；什么是伟岸与真实，什么是卑微和虚假；什么是光明与仁爱，什么是黑暗和残暴。他一边抚摸赏玩它们，一边会想起岁月流金，时光易逝，人生易老，甚至还会想起时间那最后的无情和最后的嘲弄。他觉得赏玩它们其实就是赏玩那段时空的辉煌与不朽，也是在赏玩那段时空的遗憾和忧伤。而最终赏玩的、其实只是自己投向历史和现实的那些复杂幽微一咏三叹的感触罢了。

这条文化街也有卖宣纸和文房四宝的地方。吴轨见一家造笔铺造出了十几支上好的熊毫笔，便蹲在那里横挑竖拣。后来见店主的眉毛渐渐紧蹙呈黑菊花状，知道要向他怒放了，便连忙拿起其中一支，扔下十几元钱，晃晃荡荡地又去别处转悠。

他仿佛不是一个大活人而是一个影子。因为别人都活得实实在在，志大者每天忙着升官发财显赫一时，志小者每天卖布贩菜以求温饱小康。而他却是大闲人一个，除了每天练练毛笔字，画几幅竹石之类不成样子的画儿，再就是读读书逛逛山寺道观，交几个和他一样神经兮兮的朋友。

由于三十岁仍是独身，房子便很少打扫。桌上地下摆满了各处拾来的

奇石以及形状怪异的树根，还有些汉罐汉灶瓦当花盆之类，总之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。门房的刘老汉每见他提着这些玩意儿从外面回来，便笑道：“又捡了这么多垃圾！”他点头称是，末了却说：“虽然是些垃圾，却让我看着舒服，得了无量的眼福。”

床上被子虽是单薄，枕头却是两个枕头，且都装满荞麦皮，高若陡崖。常常不是枕着而是斜靠着。枕头支在腰间，床和床头仿佛直角三角形的勾和股，而人便成了弦线了。他就这样靠在那里，看窗外辉煌的暮色迅速向黑暗堕落。当黑暗真的降临，他却并不急着打开书桌上的台灯（书桌靠床），因为他欣赏黑暗。黑暗中一切都是黑暗，一切形体全消失了，唯有灵魂活着。黑色吞噬了一切颜色。黑色是最后的统治者。也许黑比白更纯洁。他想，现在谁也看不见他吴轨了，他成了真正的隐者了。于是，他生动地感觉到了消失的乐趣。

于是，冥想开始，灵魂出窍。他和远古的形形色色的灵魂交谈，和外星人交谈，和自己的各种欲望交谈。黑色诞生神秘，也诞生阴森和恐惧。他似乎听到房子里有窸窸窣窣鬼魂走动的声音，而且正在走向他的床边。鬼魂的面孔比黑色更黑。他举手摸到了台灯的开关，啪地一响，整个世俗世界豁然又出现在他的眼前，刚才的种种冥想一下子变得十分荒唐。

现在的他仍在文化街转悠。见几位书法家在某一处角落摆开桌子写字卖字。有一位三十多岁年纪，却留着长须和女人似的长发。不少人在旁边围观。他站在圈外被遮了视线，便只好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那长须人写字。间架结构倒还看得过去，只是江湖味太浓。又见另一位书法家，写的字竟酷肖启功，再看落款，也竟题的是启功二字。人群中钻出一位西服革履干部模样的人，问那字多少钱一幅。“一百。”“五十！”“八十！”争到最后还是依了顾客，五十元成交。吴轨大感诧异，待那顾客挤出人堆，便赶上去问：“那是假字，你买它做什么？”那顾客瞪了他一眼，反问一句：“假字？你看看现在什么不是假的？”

吴轨说：“只要眼力好，也还能买到真迹的。”

那顾客哼了一声，说：“真迹五十元能买得来吗？况且咱是给人送礼，

以求升个中级职称，增加一级工资，划得来送个启功真迹吗？”

吴轨苦笑了一声，转身走至另一家字画店，见里边立着五六个衣冠楚楚的人，一齐仰首观看墙上的一幅绫裱书法。其中一个他是认得的，姓陈名叫管管。矮墩墩的个儿，专做假烟假酒假古董生意。吴轨认得他，一是因为他们都同住距西安不远的泾水市，二是因为管管靠坑蒙拐骗发家后居然生出收藏字画的雅趣，常常来艺术馆找他炫耀自己的藏品。

吴轨见管管仰头看得出神，便不去招呼惊动，也去看那张书法。一看却大吃了一惊，原来竟是自己的作品。再看下面的标价，更是吃惊：一千五百元！他不由张大嘴巴，眼睛瞪得像鬼怪似的。此时管管并未看见他，下巴颏儿向店主一扬，语气轻蔑地问道：“这张毯字也值一千五百元吗？”店主并不觉得惭愧，从容笑道：“这字的作者虽然现在没有多大名气，可字却写得精妙。前几天北京大书法家谢子藤老先生来本店看了这幅字，大加赞赏，说这才叫好书法，那些江湖派的字是根本比不得的，散逸寒静，才气可齐当年的谢无量。我一听当即标了这个价钱，谢子藤老先生却还说太便宜呢！”

吴轨却听得惭愧，转身便走出字画店，精神更加恍惚，仿佛做梦似的。心想：谢无量是何等的大家，我怎敢和他老人家相比呢？

这时背后有人大叫了一声：“吴轨——”原来管管认出他了。于是五六个人连同店主一起围了过来。先是一句话也不说，眼睛珠子全瞪得黑圆，仿佛在瞪一个珍稀动物，然后又发一声惊呼：“你就是吴轨？！”未等他回答，却又被前呼后拥着进了字画店一侧的饭庄——聚仙楼。店主推开一个单间，见里面有一张围着八张椅子的圆桌。店主又搀扶老人般地搀着他坐了上首，喊了一声：“拿菜……单……”声音都激动得沙哑了。马上进来一位全身红装的高挑个儿小姐，将菜单递了店主。吴轨不由瞟了那女子一眼，见那张小杏仁脸上眉目嘴巴搭配得甚是俊俏。店主看来是常客，在接菜单时却拉着了那小姐的手，顺势一拽，将那细细的柳腰拽得一闪，随即失了重心，倒在店主的怀里。店主便就势搂了。那小姐却不恼，用食指将店主那张老脸当作菜单似的一戳一点：“生猛海鲜！”店主笑道：“点得好，点得好！小夭，今天菜单就由你点了，不管多少价钱，只管点你们

聚仙楼的拿手好菜。”

那小夭小姐便不客气，一口气点了鱼翅甲鱼之类十几道菜。

管管用嘴巴凑近吴轨，小声说：“你知道老板叫这位小姐来陪你的原因吗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这位小姐最像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聂菱。有人称她是泾水市第一市花。”

“不认识。只听说过她的一些故事。”

“那么漂亮的女人，你们书画家应该认识。”

这时，忽听店主对小夭说：“今天最尊贵的客人是这位吴轨先生，只要你侍候得好，便赏你小费。”

小夭道：“多少小费？”

店主说：“小费和侍候程度成正比，若能将吴先生侍候得肉麻舒服，小费就加倍付你。”

小夭已经历练得皮厚，便袅袅婷婷走过来，低下粉头，那涂满口红的小嘴唇像吸盘似的在吴轨的脸上吧唧一声吸了一口。吴轨忙用手捂脸，仿佛虫子咬了。小夭却又从椅子缝里腾挪进来，双手一环，吊在了吴轨的脖子上，小红嘴对着他颤颤索索的厚嘴唇，又是一声响吻。而吴轨还是处男，从未经历过如此的“刺激”，喊了一声：“我的妈呀！”惊吓得站了起来。大家一齐叫了声好，并哗哗地鼓起掌来。再看吴轨的脸色，早已紫涨得能掉下火炭。而小夭却仍紧紧地吊着他的脖子，口里戏谑道：“你不要叫我妈，要叫我妹子。”大家又叫了一声好，鼓一阵掌。

此时，十二盘菜一盘一盘端了上来。中间一盘的红烧鲈鱼头正对准吴轨。小夭这时才松开他的脖子，恭恭敬敬站在一旁陪酒。字画店店主端了酒杯站起身来，大伙儿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店主说：“这第一杯酒，先为有幸结识吴先生共同干了！”大家齐声响应：“共同干了！”于是叮叮当当的碰杯声响成一片。

接着又是小夭敬酒。陈管管说：“你们就喝个合欢酒吧。”小夭灿然

一笑，便大大方方地用胳膊环了吴轨的胳膊，果然吃了一杯合欢酒。大家又一次热烈鼓掌。

吃完饭，众人说说笑笑走向字画店，店主见小夭姑娘仍在后面跟着，才想起小费的事，忙用两根细细的苍白的指头，从口袋里夹出一张百元票子，刚要递过去，却被管管挡了，说道：“你刚刚买单，小费就由我付吧。”小夭便接了管管的钱，转身回了聚仙楼。

大伙儿进了字画店，见两个店员早在一张大桌上铺了字毡，用檀木镇纸压了宣纸，几支毛笔和一得阁墨汁也在旁边备好。店主笑呵呵地将笔往吴轨手里一递，说：“请先生今天试试本店存放了五十余年的上等徽宣。”吴轨不习惯在众人面前写字，便红了脸摇着手说：“不敢献丑，确实不敢献丑……”

店主却误认为是吴轨故意拿架子，顿时尴尬起来。后来还是管管机灵，附在店主耳旁低声嘀咕了几句什么，店主笑道：“好！就照你说的办。”

另外几个人嚷道：“你两人讲什么黑话？”店主说：“哪里讲什么黑话，只是说吴先生不惯在人多处写字，想另找一间清静房子，再让小夭姑娘去帮助他培养培养情绪。”

大伙儿笑道：“还是管管脑子好使！”

吴轨却怕了，借口出去小解。待走出门，伸手挡了一辆停在店门口的出租车，逃之夭夭。

他不知道那出租车其实是管管事先安排在门口的。

2

吴轨招呼司机将车开至泾水画廊，付了车费，便一个人进去看书画展，见里面人迹稀少，正称了他不喜热闹的心意。仰头望去，见壁上那些书法妩媚艳美者甚多，也有些粗犷遒劲、气势开张的作品，功底都是极深厚的。再看另一面壁，悬挂的却是现代派的作品，大多行笔诡异，立求创

新，在外行人看来，仿佛胡写乱画一般。

转到另一展室，见一幅书法像董其昌，只是还掺杂了一些其他书法家的行笔技巧。再读内容，竟是自己论书道的两首古诗诗：

学书难似觅天门，
点划横竖藏鬼神。
徽纸千尺直写破，
始见笔底卧麒麟。

第二首是：

不在浓淡不在工，
妙处只是任性情。
好字碑帖觅千度，
反见拙丑是字精。

落款是：“录吴轨诗二首。”再看作者姓名：庄荟。

吴轨想：“我并不认识这个庄荟，他却怎么知道我写的这两首小诗呢？”正想着，旁边一个留长发的青年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问：“字写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大会评论别人的作品……”他嗫嚅道。忽而又觉得这句话有点儿自卑，便又说：“因为说好说坏都只是自己的一种说法，未必就对别人有益。”

“没关系，这是本人的作品，无论怎么说对本人都有启发。”

吴轨有点愕然，定定地盯着庄荟，问道：“这两首诗，你是从哪儿晓得的？”

“我是从管管那儿抄录的，写得很有意思。后来又在别的朋友处看到这位吴轨先生的几幅书法，更觉不俗。现在书坛盛传谢子藤老先生称赞他的话。而谢子藤是何等的人物，他又轻易称赞过谁呢？”

吴轨脸一红，说：“也许老先生是随口应酬吧？”

这时却见管管气喘吁吁地走过来，骂道：“你这吴轨真成了缩头乌龟了，大家盛情招待你，而你却不识抬举，一眨眼就溜了，叫我好找！”

庄荟听了一愣，上前笑嘻嘻地拉住他的手说：“原来你就是吴轨？”

管管说：“别号王八蛋，好记得很。”

吴轨顿时脸孔红涨，说：“你才是王八蛋哩！”

两人出了泾水画廊，见还是那位出租车司机，在外面等着。管管说：“要不是这位司机朋友给我打传呼，我还不知你在哪儿呢！”

吴轨问：“又去哪儿？”

管管说：“聚仙楼。”

吴轨央求道：“我可不想去那儿。”

管管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真成了不识抬举的王八蛋了！”说完，扯着他钻进车厢，招呼司机一溜烟地开走了。

到了聚仙楼，小夭姑娘早在里边等着。三人复又上了聚仙楼顶层一个房间，管管将吴轨猛一掀，掀在小夭怀里，说道：“好好侍候你吴哥，三小时后我再来这儿领人。”说完砰的一声便拉上防盗门下楼走了。

房间挺大，洗澡间，席梦思大床，梳妆台，空调，彩电等样样俱全。小夭拉了吴轨坐在床沿，泡了一杯碧螺春茶汤，递给他喝。他却由于心里紧张，两手不住地哆嗦，加上热茶烫手，竟让玻璃杯脱手，“啪”的一声摔在地上。幸好地上铺着地毯，杯子未碎，只是茶汤泼了一地。小夭取了毛巾，跪在地毯上擦拭。小屁股翘得滚圆滚圆。由于身子伏着，红绸衫从裤腰上褪开，露出粉嫩粉嫩的细腰。小夭用毛巾使劲地擦，那腰和屁股便在吴轨眼里耸动出性感和欲望。由于裤子绷得太紧，臀后渐渐显出沟壑，沟壑正好和他迎面，眼睛便又看见了那沟壑下部小红薯似的鼓饱的一团。

那一团既是生命的锁孔，又是欲望的黑洞，它时刻都在伺机吸纳男人的狂热和激情。在它得意忘形的时候，它还会吸纳男人的命髓呢。吴轨全身燥热，裆中那根孽物亢奋得像棍子似的。他怕在小夭面前失了大雅，便两腿使劲并拢，然而热血却返流上来，顿时眼珠里火焰纷飞。

小夭很快擦干了地毯，放下手中毛巾，骑士般地骑在吴轨的裆部，两条胳膊向上一仰，抱住了他的脖子。吴轨有了一种极舒服的升腾感，那玩意儿随即挣脱束缚，生硬地顶着小夭。小夭很冲动很渴望地一笑，便用嘴唇贴了吴轨的嘴唇。吴轨的嘴唇烫热得像岩浆一般。小夭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是第一次吧？”吴轨呻吟了一声：“嗯……”小夭有点感动，说：“我总算碰见了一个处男！”吴轨问：“那你以前碰到的是什么？”小夭说：“全是有妇之夫。”吴轨又问：“你难道会算卦，竟算出了我是第一次。”小夭笑道：“我是凭感觉知道的。那些亲近过女人的男人，都是下头火热上头冰凉，唯有你上头下头都是火热的。”说完，腾出右手去解吴轨的裤带。吴轨全身乱颤，胯部却僵硬得像死亡一般。小夭解开皮带扣，攥在手里一抽，皮带便鞭子似的抽了下来。

吴轨猛然从床沿跳到屋子中央，裤子掉在脚面，露出白生生的大腿和那荒唐东西。他大声说：“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还没有恋爱过呢！”

小夭却无视他的惊恐，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，摇摇晃晃走到他跟前，两手夹起他的脸颊，呆呆地读他脸上的羞愧。忽然眉头一颤，两行泪水滚了下来，哽咽道：“你没有恋爱过，难道我恋爱过吗？”

吴轨连忙提起裤子，并端了一杯茶给她，道：“不要哭，有什么委屈请尽管说，就当我是你的亲哥哥。”

小夭道：“亲哥哥也未必就是好人，我有两个哥哥，没有一个是成器的！”

小夭老家住在陶家庄，距泾水市只有十华里。父亲陶世田。两个哥哥一个叫陶狗娃，一个叫陶猫娃。两人早已娶妻养子，分家另住。陶世田有一日觉得右肋下疼痛难忍，于是让十七岁的女儿陪着去市医院检查（当时陶小夭已经辍学在家），结果查出是肝硬化晚期，肚子里已经有腹水了。猫娃狗娃虽都是小康家庭，却均无孝心，没有一个肯替父亲出钱治病，老人只好躺在炕上，抱着肚子呻吟等死。小夭不忍，便去城里打工，挣钱给父亲治病。

先是为一个老头儿当保姆。老头儿儿子在外当经理，常年不回家。

老头儿过去也是政府某科室主任，现在虽然退休，身体却还强健，一大早便骑一辆自行车，去老年大学学书画。回家后还要在桌上展开宣纸，画些竹子梅花之类。画画时老头子总叫小天站在身边，一只手拿笔，一只手搂着她的腰臀，说是只有这样才能来灵感。小天初次受到刺激，身子不由筛糠般地颤个不停。结果颤得老头子笔锋歪斜，画坏了几张宣纸。老头子大怒，将画笔和青瓷笔洗摔在地上。笔洗落地时嘭的一声巨响，炸弹似的炸成了碎片。脏水顿时流了一地。人也气得脸孔煞白，躺在床上喘息去了。

小天忙拿了抹布，一边收拾瓷器碎片，一边跪在地上擦洗地板。

收拾好一切，听到老头子还在屋内呻吟，便进去道歉。老头子让她坐在床边，又伸手搂住她的细腰。她不由又颤了起来。老头子说：“看你怕成这样，我又不是老虎，你怕什么？”她颤声说：“我不怕……”老头子说：“不怕能颤得像地震似的？”她忽然急中生智，说道：“我是怕父亲的病越来越重，想提早领这个月的工钱。”老头子一笑说：“工钱每月二百元，别说给你父亲看病，连一件好衣服也买不起。”

第二天，老头子心情转好，给了她二百元。

她连忙拿了回家，请了村里诊所的医生。那医生用这些钱给老人挂了两天吊针，并说：“若用好一点的外国进口药，这些钱一瓶药也不够的。”这时大哥陶狗娃从地里劳动回来，一边拍打身上的泥土一边说：“说好每人养老人一个月，偏不偏这月是三十一，让猫娃白占了一天的便宜！”

她听着刺耳，心想今晚若住家里，吃大哥一顿晚饭，他岂不是更觉吃亏了吗？于是安慰了老人一番，当晚便回主人家去了。

深夜十一点，老头子在外面敲门。她连忙穿好衣服开门。老头子进门后气有点喘，颧骨红得像两片红膏药似的。她不由又颤了起来。但这回老头子并没有搂她的腰。他坐在床对面的椅子上，斯斯文文地抽着一根烟说：“我想提个建议：如果你肯晚上陪我睡觉，工钱就可以涨到每月八百元，再另赠你两张我自己创作的书画作品，那上面有你给我的灵感。你想想，明天一早答复我。”

小天道：“如果我不同意呢？”

老头子说：“那我就要另雇保姆了。”

这个建议陶小天确实想了一夜。不过她在想的时候，脑子里老是浮现出老头子苍白的头发胡须以及他枯瘦如柴的身躯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陶小天收拾好行李，向等在客厅里的老头子深深鞠了一躬，走了。

后来她到一个卖葫芦头的小排档里打工，每月工资五百，而且管吃管住。老板四十余岁，五大三粗。由于要作秀显富，故意补了一颗纯金门牙，所以人称“纯金牙”。

陶小天做事勤快，又生得秀气玲珑，加上话语甜蜜，便替店里招来不少回头客。纯金牙自然十分高兴。

等领到工资回家，老人病又重了些，于是又请来那位医生挂吊针。医生说：“每月只挂两天吊针怎么行？得持续用药，先控制住老人肚子里的腹水，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”她想了想说：“那就持续用药吧！药钱我想办法借些。”

这时，狗娃猫娃又在院子里吵架。由于这月只有三十天，狗娃又指责猫娃占了便宜。猫娃却说这个月老人饭量特好，让他多磨了半斗小麦。小天听得脸上发烧，本来药费刚才已付了三百元，还剩二百元准备回城买一身换季的衣服，看到两位哥哥那不争气的样子，便衣服也不想买了，将那二百元每人各给了一百。狗娃猫娃立刻欢天喜地回家去了。医生在旁边笑道：“还是钱孝顺！”

陶小天回到大排档，便拼命干活，有一会儿见纯金牙眉开眼笑，便趁机说出想借钱的事。纯金牙喜欢她，更喜欢她有事求他，便说：“借多少？”她说：“医生讲最少也得两千元。”纯金牙笑道：“借可以借，但你得让我高兴一回。”她不懂，便问：“怎么才能让老板高兴？”纯金牙道：“到了晚上，你就会知道了。”

到了晚上，她刚脱衣入睡，纯金牙敲门进来，将厚厚的一叠钱递给她，说：“你数一数。”她数了数，正好两千。纯金牙说：“这笔钱就送给你了。”她十分感激，说：“那我怎么才能讨你高兴呢？”纯金牙说：“我教你。”说着就脱去她的内裤，自己也脱得一丝不挂爬上她的身子。她忽然觉得下

身锥刺似的疼痛，不由尖叫起来。纯金牙一边大力拱动，一边用手掩住她的嘴巴。但尖叫声仍像汽笛似的扩散到茫茫夜空去了。

事毕，床单上鲜血淋漓，像一片红湖。纯金牙说：“刚才我几乎高兴疯了！”

她想：“你高兴疯了，可我几乎要疼疯了！”

第二天，她下身肿疼，走路都有些困难了，但她还是坚持着走回老家，给医生交了那两千元，让他天天来给父亲用药。医生道：“这些钱，最多也只能用半月。”

以后，纯金牙几乎天天晚上来找她“高兴”，但钱却再不给她了。

半月后，她为了给父亲继续看病，不得已辞掉了小排档的工作，来到聚仙楼当小姐。

吴轨听她的经历如此凄惨，不由伤心落泪，道：“这聚仙楼老板对你好吗？”

小夭说：“到这里后，第一个糟蹋我的人就是老板。那时我就赤条条地站在你现在站的这块地方。他是个虐待狂。他在玩我之前取下我裤子上的皮带，恶狠狠地抽打我的乳房和下胯。他一边抽一边大骂那两处地方是引诱男人学坏的地方。一条又一条血痕像蚯蚓似的在我身上暴起。那血痕后来变得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，但我就是不哭。他狂叫道：‘你为什么不哭？’我说：‘我不想让你看见我哭！’他吼道：‘你不哭说明你不知羞耻，我今天要打死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！’我也朝他吼道：‘羞耻不是钞票，我能用羞耻给父亲看病吗？！’他听后一愣，呆呆地望着我，皮带从手中滑落在地上。他忽然变得十分温柔，很亲切地抱住我，像小孩子一样不断地亲吻我血迹斑斑的乳房和小肚子。他亲着亲着竟哭了起来。他说：‘我其实老家也在农村，从小受穷，穷得没有办法才到城里来拼命赚钱的。我打你因为你是小姐，而且长得那么漂亮，是诱惑我淫荡堕落的东西！谁知你也家在农村，也是穷得没有办法才做这种事情的。所以又觉得打你实在是打错了！’我听得心烦，便对他说：‘你想干就干，我不需要那么多废话，也不需要假慈悲，我现在只想赚钱！’他骂道：‘小夭，你真是个不要脸的

小妖!’”

吴轨问：“他干了吗？”

“他将我干了整整一夜。他干得像一个真正的流氓。他干得我下体都流血了！”

“真可怕！”

“后来又有一百多个男人干了我。我现在干这种事情就像干活儿一样，一点儿也没有羞耻了。”

“你和我也是干活儿吗？”

“这次和以前不大一样，有点像谈恋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还是处男，还没有干过这种活儿。”

“可我不想干。我怕和你干了以后就不会再有初恋的体验了。”

“你不干他们就不会给我钱。”

“我会向他们撒谎。”

“我不喜欢撒谎。没有干活儿收人家的钱，我心里不实在！”

“你是个好女孩。”吴轨说，“如果你真的不实在，你就亲亲我，算是和我干了。”

小天说：“那就将就吧。”说罢紧紧搂了吴轨，和他接吻。他觉得她的舌头软软地顶进了他的嘴巴。他连忙躲开她，掉过头去朝地上“呸呸”地唾了几口。

“好腥！”他说。

“我嘴里有一百多个男人的味儿混合着，怎么能不腥？”小天说。

三小时后，管管准时来了，进门就喊：“小天，将你吴哥侍候好了吗？”小天有点歉疚，看了吴轨一眼。吴轨忙说：“很好！很好！”管管便从怀里摸出两张百元大钞，给了小天。小天眼圈红红的，朝两人深深鞠了一躬，走了。

吴轨明白管管今天不会白白破费这些钱的，便说：“这会儿倒有了些笔兴。”管管大喜。两人下楼到了隔壁的字画店，店主早已将笔墨纸砚准